

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叙写的是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落一段血与火的历史生活。作品展现的是百年前的历史时空与人物形象，然而读来却使人在感受巨大的情感冲击的同时，生发诸多现实思考。小说探索了在历史大变局中，生活于特定地域的人群的情感、心理与命运的起伏跌宕，人性深处的裂变与守恒，不同信仰与价值观的激烈博弈与撞击。

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否为平等条约，学界有不同看法。历史学家也好，普通人也罢，多是对签订领土条约的政权统治者有着褒或贬的历史评价，而甚少有人关心和留意这些条约所涉及的被遗弃的土地所发生的后世，尤其是被遗弃土地上的人民因为国族认同的进退失据所造成的内心困扰、情感痛苦与灵魂风暴。《穹庐》的可贵之处，首先体现在，它表现了一个卓越的作家博大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与敏锐的人性洞察力。这种同情心和洞察力使作者的笔触抵达了一个深邃和独到的境界。小说涉及中俄关系、十月革命、协约国干预、日本渗透等重大历史事件与复杂的历史关系，政治色彩、历史评价与国际关系判断是小说绕不开的因素，是作者首先面临的一大挑战。正确和恰当地处理这几个层面的叙述，需要多方面理论修养、知识积累和生活储备，这也是一个作家创作功力的重要构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穹庐》文本，令人满意地看到了作者对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错综复杂关系的出色把握和驾驭。

嘎尔迪和他的部众离不开社会政治的秩序。嘎尔迪祖上曾是清政府任命的驿站二品台吉，任命文件被嘎尔迪家族代代相传珍藏了200多年。这是嘎尔迪胸怀祖国，也是他和他的部众对于回归一种社会政治秩序的渴望。为了树立和维护秩序，嘎尔迪不惜要处死亲生儿子班扎尔。然而他所向往的秩序，是赐予先祖二品台吉的权力和荣耀那样的封建统治，但清朝（包括代之而起的中华民国）已无法给予他，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不仅不能给予他，而且还把他视为革命的对象。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政治身份的无所归依，必然使嘎尔迪和他的部众面临灵魂无家可归的深渊境地。小说描写得很深刻的是，班扎尔这一形象不是作者故作惊人的人物设置，而是具有一种十分内在的真实性，恰恰揭示了被社会政治秩序抛弃的族群无法忍受弃民的处境而进行的反抗，只不过班扎尔的反抗是投身十月革命的时代洪流，而把革命的目标一锁定为布里亚特草原上的封建统治者，这个统治者恰好是他的父亲嘎尔迪。

当然，可以说《穹庐》是一部讴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小说。但作品的深刻还在于，这种爱国主义是在嘎尔迪和他的部众的身上生长出来的，是一种基于生存、尊严与幸福的需要，因而是一种人性的需要，而不是一种贴上去的标签。而英雄主义既表现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谢尔盖·班扎尔们的身上，也可以表现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对象嘎尔迪的身上，英雄主义与这两种信仰相对立的人物身上都同样闪耀着光芒，也给予读者很多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启迪。

《穹庐》对蒙古族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的表现，亦同样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与深度。虽然作者不是蒙古族，但是与蒙古族同胞一起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对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十分熟悉。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这种特殊的、内外兼具的视角，赋予作者关于写作对象更多感性而又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也赋予小说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美学内涵。

肖亦农作为在内蒙古地区生活工作50年的汉族作家，生命的根扎在草原，熟悉蒙古族历史、文化和生活，尤其是他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发现了神秘的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迁徙史——这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部落。他先后用了12年时间，阅读上千万字的文史资料，数次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国的茫茫戈壁，并以敏锐的眼光和不凡的智慧，概括提炼了典型的人物和情节，写出了深受《尼布楚条约》之苦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按条约被留给沙皇俄罗斯之后，200余年“有家无国”的苦难酸楚与抗争。他对所要表现的布里亚特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有着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并有着重新构建的能力和超越之志，所以他有基础、有机会、有能力为读者奉献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现实主义作品。12年的筹备跟踪，上千万字的阅读，跋涉辗转数地，在当下的浮躁喧嚣之际，还能耐得如此寂寞、肯下如此功夫，极为可贵。

部作品采用了一种精致而大气的结构方式。作品回溯了布里亚特蒙古人与沙俄的200年斗争。同时，作品也描写了谢尔盖等一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斗争史，还有三丫等日本间谍的训练潜伏史等。从人物形象塑造上讲，《穹庐》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主人公嘎尔迪老爹塑造得非常成功，像谢尔盖、基柯夫、色旺、三丫、曼达尔娜、金达耶娃、拉西、老少苏赫等一系列人物也都写得非常出色。这些人物的都不是单向度的扁平人物，也不是为推进情节和调节气氛而设置的符号性人物，每个人都具有其内在的复杂性，都处理得非常饱满、立体。从语言和叙事上讲，《穹庐》的叙事洗练沉稳，语言则保持着内在的激情和张力，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美学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殊为少见。

在心中的无上置放，是穿透那些迷雾的天眼，也是破解那些难题的天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素质与自由性格，又是这个大故事的天然载体。千难万险的迁徙当中，怀抱归属感执著归来的人们，每个人物个性中都有长短，他们将身心置于草原之阔、湖水之幽、生命之贵、祖国之爱，就在这样的归来征途上，人、家园、国族、自然的本真形态，化成目标合一的家国方向感和歌哭无尽的英雄故事群。

《穹庐》在语言、文化、审美、格局等方面都达到了品质上佳标准，这部小说以毫无说教架势的坦荡的家国之心、在命运共同体中个性鲜明异群的众多人物、完全文学性的磅礴与精微兼具的叙事，势将汇入中华民族文学的正典序列。

在通往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路上，这是一块醒目的里程碑。

## 《穹庐》的家国叙事

□施战军

那种积贫积弱的年代里被遗弃、却怀着复籍的信念自己拼命归来的一群人。小说里即便是不太重要的人物也是整全的而不是单面的人，他们是在充满刀光、血光的大历史中，也是在盼着阳光、月光的小日子中被显影的全人。更难得的是作品能够担当史诗重要元素，在全人当中写出了巨人的群像，就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而嘎尔迪老爹就是巨人当中的巨人。

家国，是这部小说的内在理念——这格外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小说写作中常被忽视甚而被遗忘的核质。密密麻麻的乡村题材、城市题材、边地题材写

作，在家国意识方面常常处于休眠状态，被人与人、观念与观念的冲突裹挟得越写越亢奋，却往往忘记了人不可能没有国族归属。而这篇小说便是把归属感唤醒了。

处在历史剧变关头，苏俄的列宁时代已经到来，但是那个条约依然无改，那些被切割而去的民众，不仅经受过沙俄统治的困苦，还必然陷入新观念的交缠。与白匪的激烈战斗的正义性毋庸置疑，但与苏联红军的复杂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处在难言的阶段，这部小说找到了相对合适的角度，真切写出了彼此依存、互助但又疑虑、排斥甚至敌视的实际状况。祖国的归属感

## 嘎尔迪老爹：一个读解不尽的人物

□白 烨

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先后看过两遍，每次阅读都很吸引人，都有新鲜感。肖亦农长期关注布里亚特人的历史与文化，十几年来在史料搜集、人物采访和实地踏访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使他在写作之前，就实际上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布里亚特人的研究专家。所以，以小说写作的方式为布里亚特人立传，在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非做不可的工作。

布里亚特人有着丰盈而传奇的历史故事，肖亦农也有着编织引人故事的不凡功力，但整个《穹庐》看下来，不仅故事丰繁而传奇，而且人物特别生动而传神，尤其是嘎尔迪老爹这个人，身上葆有多种相互矛盾的成分，从而使其性格因多重而复杂，因复杂而独特，成为名副其实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这个意义上看《穹庐》，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人物支撑起一部作品，一个人物表现了一个族群，一个人物揭示了一段历史。

嘎尔迪老爹与萨瓦博士在议论草原氤氲不明的政治斗争的背后推手时说，这个人“是有着童心的老顽童，也一定是把战争握在手上把玩欣赏的老混蛋”。其实，这话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嘎尔迪老爹自己。他为了解救布里亚特人的梅毒蔓延，不惜重金从俄国请来萨瓦博士，慷慨买下圣日耳曼医院；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女人嫁给一副马鞍，他震怒起来，可以把儿子捆绑

这是一部题材新颖、气势恢弘的作品。当下每年小说出版品很多，但能达到同类题材小说创作新高度的作品不多。这部作品以重大题材，深刻题旨，鲜明人物，真诚而富有创意的书写，提供了同类题材小说创作新高度的范本。题材选择与呈现方式具有创造性，充满浓厚的审美意蕴。

作品题材重大，承载了特定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过程，关涉国家尊严、民族命运、战争与和平。清末民初布里亚特蒙古人，在经历革命与战争、血与火、痛苦与死亡之后，回归祖国的故土，被描绘成一幅宏阔的历史画卷。作品以捍卫、生存、回归为主线，展示了一段淹没于历史的传奇故事。作者不仅让这段历史鲜活呈现，而且写出了这段历史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内心挣扎、矛盾痛苦，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历史的悲壮。书写的是民族的苦难与坎坷，表达的是对和平与安宁、祖国与自然的热爱与呼唤。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确立，折射了作者对历史、对时代、对

《穹庐》的优秀，总体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史诗性。近年来，小说创作主要成就来自于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揭示，对个人独特经验的书写方面，相对经典作家，我们对世界总体性的把握能力是大大降低了的。《穹庐》突出的一点就是作品对20世纪初及此前相当长一个时期，东北亚地区的社会生活做了很好的总体性表达，使我们对这么一个广阔空间和巨大跨度时间范围内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能够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作品具有史诗品格的重要因素。

丰富性。《穹庐》的丰富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描写生活的丰富性。作品在一个巨大时间和空间跨度中，表现了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多民族矛盾交织以及传统和现代冲突背景下波澜壮阔的历史。《穹庐》以因《尼

虽然肖亦农的《穹庐》是一部讲述布里亚特蒙古部落东归祖国的长篇小说，以嘎尔迪老爹为首领的布里亚特蒙古部落，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草原传统游牧文明的突出代表，也因此，这个蒙古部落与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所发生的争斗与角力，就可以笼统地理解为现代性或现代文明与传统游牧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作家肖亦农在布里亚特蒙古部落回归前这个部分所集中表现的，正是这种复杂的矛盾冲突。具体来说，我们这里所提及的现代性又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如下三种。

其一，是以火车、飞机，甚至包括那个治好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烂疮病的小天使（也即避孕药）在内的现代性。嘎尔迪老爹对现代性最初的糟糕印象，来自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更进一步说，正是伴随着这些新生事物在草原的登场，布里亚特的很多事物，在挣脱嘎尔迪老爹的控制后被改变了。假若我们把西伯利亚火车看作是现代性的某种象征，那么，一直坚持捍卫传统的嘎尔迪老爹，虽然根本不知道所谓的现代性为何物，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与日渐逼近身边的现代性之间所实际构成的，却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

其二，是以布尔什维克为突出代表的所谓革命现代性。

## 一幅宏阔的历史画卷

□刘玉琴

布里亚特蒙古人从内到外的熟悉程度、审美把握能力，彰显了作者对人类普遍性和深刻价值思想的认知高度和提炼深度。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嘎尔迪老爹的形象，是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具有独特光泽的。他的身上集合了神性、人性、兽性等多方面特征，傲慢、自负、守旧甚至残暴，身上有着明显缺陷，但又勇敢、倔强、智慧，临危不惧、英勇善战，自觉把祖国、民族置于头顶，内心有既定信念。人物身上有着特定年代的真实感和历史质感。

作者的现实性、创造性叙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肖亦农不走捷径，摆脱套路，一切似乎顺其自然，却又跌宕起伏、悬念迭生，出其不意而

## 史诗性的爱国主义力作

□何 弘

物形象丰满，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格。

思想性。《穹庐》涉及到十月革命、沙俄对大清领土的侵占等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单从正面表现这些问题在当前国际背景下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肖亦农则回到人物本身，以文学的方式，从人物历史和内在真实的角度出发塑造人物，很好地呈现了历史和生活的复杂性。同时，作品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的美好品德为主题，既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又使作品具有积极向上的力量。

文学性。《穹庐》具有很高的艺术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结构上讲，这

## 现代性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史诗书写

□王春林

在嘎尔迪老爹与沙皇一场可谓两败俱伤的恶战之后，包括嘎尔迪老爹的儿子班扎尔在内的布里亚特草原很多贵族子弟被送进了赤塔的各类学校去学习。但他根本没想到的是，进入到布里亚特草原的，竟然是红党布尔什维克，是他根本就弄不明白的所谓革命现代性。当这些贵族子弟在自己儿子班扎尔为首下以布尔什维克重返布里亚特草原时，嘎尔迪老爹方才彻底醒悟过来，自己把班扎尔送到赤塔去学习，其实是在为自己、为草原游牧文明培养掘墓人。

其三，是以圣日耳曼医院的萨瓦博士为突出代表的一种人道主义现代性。萨瓦博士登场之后，除了帮助草原人民治癒了烂疮病，还有一个举动，就是在嘎尔迪老爹已经下达了处死班扎尔的指令令他的手下救人。事实上，作家之所以要专门设定萨瓦博士这一人物，正是为了引入人道主义这一思想维度，并进一步以此作为衡量《穹庐》中各种盘根错节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基本尺度。布里亚特草原所发生的包括战争在内的矛盾冲突，以及给布里亚特部族所造成的人生苦难，作者借助于萨瓦博士所给出的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 深沉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

□朱向前

读完这部作品，首先感觉这就是中国版《静静的顿河》，它的辽阔、丰富、复杂、纠结和深邃，都使我想起《静静的顿河》和葛里高利。这部作品取材于100年前布里亚特草原蒙古部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背景下誓死保卫部族和最终东归祖国的宏大历史事件，它超越了一国、一党、一阶级、一族群的立场，也超越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了一种更为宽阔、博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作家始终以文学的、艺术的、人道的、人性的标准来塑造人物，来讲述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近年来罕见的可以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作品接轨、对话的大作品。第二，作品的地域、民族特色文化特别浓郁，不像一些民族文学作品，简单的、外在的、贴标签的东西比较多。举两点为例：一是人物对话，如嘎尔迪老爹的语言，特色十分鲜明，既深深地浸透着内蒙古的文化血液，又非常符合人物个性、人物身份和人物教养，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境。二是风物描写。据阅读印象，全书起码有不少于20段对草原地理地貌的细腻描述，不同季节、不同时辰，或是主人公的不同心境，草原的风貌都呈现得非常精彩、到位，没有几十年的细致观察是不可能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发现的。而且，语言也好，堪称字字珠玑，就像一首首散文诗，没有这样的语言也配不上这部作品。因此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文化自信是更深厚、更广泛、更持久的自信，如果作品能在文化认同、文化底蕴的角度上，再多着笔墨，在嘎尔迪老爹身上还有一些对满清二品官服的文化留恋与向往，再加强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这种回归祖国的原动力就会更大、更强、更具说服力。事实上，元蒙、满清的汉化都是自然而深刻的，仅从康、雍、乾三帝的诗文、书法修养就可见一斑。所以，在嘎尔迪老爹身上加上一条线甚至是一个物件，或许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三，作品为当代文学人物长廊贡献了一组性格特异而非丰满的人物群像。就就三丫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吧，前半部都没有出场，但一出现后就很奇谲、独特，效果非常出人意料。如果能给这个潜水板深又极为冷酷无情的日本间谍再加一点技术细节，水平就有用短铳打野兔的爱好——其实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就是为了枪法的准头，那么，这个人物后来一出手就弹无虚发、枪枪击中眉心，也就更加让人信服了。

## 英雄传奇与爱国主义赞歌

□李朝全

肖亦农的长篇小说新作《穹庐》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小说选择的题材很敏感很独特，讲述了民国初年蒙古族布里亚特部族的一支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边迁徙回到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东迁故事，也是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此前，人们耳熟能详的“东归英雄传”是发生在1771年清朝乾隆年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的领导下，经历千难万险义无反顾地返回中国。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外的各种势力加紧干涉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部族在战乱之中选择了迁徙回国，这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题材。肖亦农发掘出了这段独特的历史，较好地处理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以布里亚特首领嘎尔迪老爹为故事主角，铺展开了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情节，故事确实新奇。这段部族迁徙史，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个题材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它涉及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历史上的纠缠。故事发生的年代是1918年，在贝加尔湖地区，有几股力量都在角逐争斗，既有布尔什维克红军，也有哥萨克的白军，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人侵军队，还有布里亚特部族的士兵。这种国际性题材很敏感、很复杂，在处理 and 把握上有相当难度。小说旨在讲述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变成虚构的小说，作家选择了从真实历史注重记事叙事转变成为注重以人物为中心，以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为要事。

《穹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特别是布里亚特部族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游牧民族的特点，独特的习俗、礼仪、生育崇拜，蒙古族和俄罗斯族杂居的族群特征等都得到了较好的表现。贝加尔湖漠北地区蒙古草原的地理环境特点，蒙古族奇特的一些风习，都带有传奇特色或异样风情。小说注意贴近那个特定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人物的实际来描写。小说的背景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远东地区的故事。十月革命之后，由于白俄军的反扑以及协约国的干涉，俄国内战爆发。因此，布里亚特部族的迁徙回国这一事件正是在战争乌云笼罩下发生的。小说除了表现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外，其中也交织着表现西方现代文明与蒙古草原本土文明冲突的主题。

小说采用《穹庐》为题，意味深长。穹庐是一个独特的意象。天似穹庐，蒙古包亦形似穹庐，因此穹庐就是长生天，就是蒙古族的家园，就是中国背景，它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天地玄黄，天苍地茫，穹庐这一意象实际上也是在对向人的心地良辰，追问人的初心本色与精神归宿。布里亚特人遵从祖先的、良知的、文化认同及归属的呼唤，坚定不移地回到了祖先地——中国。这无疑是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美华章，小说的意味无疑是深长隽永的。

## 肖亦农长篇小说《穹庐》评论